

歷朝

種五十三

百一

部

大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亥

編三第纂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44B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纂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印

~~1559144~~

直統一夏卯冬

夷次卷十頁師

古今說海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棻撰

自大中皇常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於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口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

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變輿巡省嶠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爲子序

古今說海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楚兒

牙娘

楊妙兒

長妓 次妓 萊兒

王團兒

長妓 次妓 小潤 小福

俞洛真

王蓮蓮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

胡証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袞 鄭合敬先輩

楊汝士尚書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式 今狐博士瀉

天水僊哥

鄭舉舉

顏令賓

次妓 永兒 次妓 桂兒

次妓 福娘

王蘇蘇

劉泰娘

古今說海

孫內翰北里誌

說纂十五 雜纂三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志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蒙養必號爲廟容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筓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

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籍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

仁表

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

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養先輩

扇之

鄭養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

饋竟爲時

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

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單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單殊不知信增縉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單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盃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悅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全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

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輿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銀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料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釀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

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

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為狀元名偓文府弟為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

殊崔勛美昭趙延吉光盧文舉擇李茂勳茂勳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

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

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釀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

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

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

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坐久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

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故峽州夏侯表中澤相國

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破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言

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

厲聲曰昨日子牙娘抓破澤頤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晒不能舉者久之裴公瓚其

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尙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爲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畱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駝駝聰爽能爲曲一

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
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駝使唱駝駝尙記其四章一日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
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日
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歸梁厚意
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日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麝至盡齊眉花墜
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日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
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
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駝駝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駝駝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
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眞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
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眞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
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

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笑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梳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髭髯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髭髯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闔闔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

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遴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窈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

昨車駕反正
朝官多居此

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

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

名徹本字似之
及第時年二十

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

髀上爲山所見

名就今字袞求近
白小求宰臨晉

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

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
十一卽崔四十崔相也

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

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

名澹贈詩
方在內庭

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

時爲內庭
月部侍郎

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

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

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
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
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
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
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
試共卿卿戲語蠹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
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
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
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
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
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
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
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

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釀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泪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

曲中諸子多爲

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

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稷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

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縷麻北座者徧通

反甲

麻衣對米孟爲糾其南二妓乃宜

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繡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卽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道二縷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且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問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

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眞

俞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尙廣德

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稅冒其季父稅珠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

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夜門因中第遂佐十

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

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

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其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常與詩曰巧

製新章拍指新金疊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簾錯指人離亂前兩日

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滸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

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端

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

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勸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貨衛而返曲

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秦娘

劉秦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往往

張往往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剝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

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畱住住亦畱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斃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旣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縉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旣不審且下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悟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菽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鷄脚用筋纏小鳳聽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備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尙書

胡證尙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噐物悉授

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尙書

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

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楚娘字潤卿
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已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瀉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

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令狐博士瀉相君當權日尙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瀉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啟迪嗚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誠勸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以憐拯己之惠也叙洛眞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余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北里誌終

古今說海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己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子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

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邪惜乎天慙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廻翔
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尙奚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
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簑於行不下時俊
顧屑爲此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簑且不自其志也故并樊川而論之噫
優伶則賤藝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
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尙感士之不遇時
至正甲辰六月旣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謹序

古今說海

青樓集

說纂十六 雜纂四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諠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搨塲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酌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

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春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

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 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娥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驚頭諸日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政參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

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姓邵氏世傳邵三姐是也善小唱能謾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虛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牕曉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奈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鬻栗工張鬻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

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京師旦色姿藝並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買鳥眷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真真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艷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侑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尙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漑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諢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大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大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揪握槊之戲嘗得侍有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眞〕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酌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篋刺目行於世

〔養簾秀〕朱簾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

行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周喜歌〕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諭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僮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搯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鬮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

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孛闌奚之妻也且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髻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諷其中有不比尋

常鈞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謂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亭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薦角峨峨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
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
帶疾也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
盡解笑談疊疊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
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
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
思君淚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
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
矣兩鬢如黧容色尙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閩甫亦得名淮浙
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季嬌兒)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

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
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箴丹則驪珠
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縝
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
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
七旬鬢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
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
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鞞鞞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迨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迨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言數年迨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享縣長哈刺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子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驂騑搆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嚙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

多嬌尤聰慧今畱京口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

一作載

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

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真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真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善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搗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

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二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刺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湖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敷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善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閹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尙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畱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弟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荆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

(孔千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
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尙如此嗚呼盛哉
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雪簑釣隱輯

青樓集終

古今說海

雜纂卷上

說纂十七 雜纂五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

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

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醲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爲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

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污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污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
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遣書題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
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闌腰不持刀砧失廚子體 不點檢學生
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不早晚禮拜念佛失僧尼體 早
晚不檢點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
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
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

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
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騾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
背吹笛 乞兒驅雛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墻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逢主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裊 游春重載 石筍
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碓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迫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
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羸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傲尊長 僕妾撓言語 武人村夫

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尼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幘

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水心中涼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攙

奪人話柄 著鞋臥人牀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卓 對丈人文母唱艷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橫箸在羹碗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爲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殘食

還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獎男女嬌驕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

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闖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報 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 家貧學富人 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惡客不請自來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見人文字強評臆 自不知過強 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 望人恕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始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鬪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
大漢放風箏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
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身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怪尊長 祭亡人卻
動樂 徑入他人房闖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婿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
廳館不灑掃 有正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正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
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賊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閒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咒誓
搥胸罵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 散髮 未食碗中先挿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
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
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爲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蟲辣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
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恥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
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
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
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合書啟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衆
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
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從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
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唐李義山纂

古今說海 說纂辛集 雜纂卷上

雜纂卷上

古今說海

雜纂卷中

說纂十八 雜纂六

奴婢相

扱卓高 添水滿 挑燈長 剪燭短 喫乾飯 疾睡著 放物當路 翻著衣

裳

易圖謀

鄰舍猫兒 小兒手中物 屬官古畫

難奈何

恃寵婢 有錢惡妻 咬人馬 破活鮎魚 解隱形賊 被裏狗蚤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 釘手劫賊 偷食猫兒 咬人犬 不孝義兒 別人醜孩兒 使性

乞兒 不成器子弟

無憑據

山縣更鼓 選人年歲 廢落廟筭杯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託魚鴈傳書

牙郎說呪 不封底鎖 買妾問來歷

趨不得

驚馬脫籠 步尋下水船 斜日照人影 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 與村伶合

曲

冷淡

念曲子 說雜劇 喫素冷淘 村伶打諢 齋筵聽說話

惡行戶

暑月伴作 世代劫墓 行法僧子

少思算

無錢挾妓 低碁趨手下 癡兒使爺錢 借物賽賭 秀才不讀書

不相稱

水手滄殺 師巫魘死 搭材匠跌死 縣尉著賊 糾儀失儀 法司犯法 彩

畫溷室 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 先生懶惰

自做得

木匠帶枷 鐵匠被鎖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 僧道犯戒律

好笑

對客泄氣 村妓妝束 長人著短衣 婦人墜馬 村巫降神 口吃人相罵

阻興

訪妓有客 便風無帆 玩月被雲遮 遊山遇雨 元宵大風雨 新婚忽有疾

花時多事 賞花聞鄰家哭聲

不可託人

相新婦 覓女使 往別州追妓 買馬 數散錢

可惜

慳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據名妓 歌妓被決 新鞋袴蹴踘 綵帛鋪失
火 玉器失手 書畫被鼠嚙 古銅器重鑄 驢喫牡丹

重難

瘡上喫棒 冬月飲冷酒 暑月赴公筵 煉頂求福 許捨身修寺 陣上帶甲
馬 暑月檢屍 大雨中送殯 隆冬騎遠馬

沒用處

漏餅罐 破鞋襪 隔年桃符 舊曆 折針 秃筆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小兒放紙砲 新婚女子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官
過 駭人看弄鬼神

不識羞

下第人入期集院 新女婿渾身著新衣 被妓不采強入門 賤物作貴賭輸誇
口 不請自來攪坐 誇妻妾端正 邊官誇說兵權 酒食店畱得筆帖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飯後請喫茶 持齋日作客 無錢後斷賭 打殺人後戒酒 臨

死許修善 臨渴掘井 江心補漏 斷決後赦到 船行借得鞍乘 臨老及第
酒盡伶人來 大斧傷人手摩挲 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暗歡喜

丈夫遠行歸 無子聞女使懷妊 賣棺聞人病重 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選人
得歧路 同行拾得遺棄物

不自量

老漢嫌妻醜 醜妻恨夫要娶妾 落第舉子罵主司 不解作官歎沉滯 客作
嫌人家茶飯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低基要與人下子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賤紙 富商騎雙控馬 下賤人呼人表德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騎別人馬遠出 共被把自家被在上
將生鐵博針 養母狗雌猫 寄槽養馬 將鰕釣鼈
過不得

賃屋欠房錢 謁上官被蝨嘔 暑月酣睡被蠅擾 狹巷騎馬逢車子 夫妻反目 上司不喜 臨渡無船 逢大官節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醉漢寐語 兩人拽斜說話 經紀人市語 杜撰草書 古篆碑額 啞子做手勢 短舌人罵詈 抽亂絲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不識疾遲

急如廁說葛藤話 畱未食人喫茶 判狀救火 告搶妻女要依日期 喚老娘逢人閒話 畱走馬天使賭賽 發救兵須揀吉日 發倉賑饑待奏報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說好看 看斬人說儂子好手 岸上看人溺水 向燈心阜茨鋪乞錢 養蠶處乞僵蠶 請舉子明年教學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 廚子處借刀 就雨中人借傘 問暑月行人借扇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尚問答 村學堂講書 初學讀書人策論 田夫論朝政 無證見論

訟

難忍耐

觀碁被禁不許教 患腹泄人尋廁不著 病起人忌口 小兒灼艾 脚骨上取

箭頭 見人說無天理話

沒意頭

妓家誇會做活計 對屠兒說買物放生 對將官說儒雅事 對僧道說異端害

正

宋王君玉續纂

古今說海 說纂辛集 雜纂卷中

一
八

雜纂卷中終

古今說海

雜纂卷下

說纂十九 雜纂七

叵耐

猾胥曲法取受 監司聞部下賊濫事 見非理論訟平人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恥

和尚道士有家累 師姑養孩兒 在官賊污事發 說脫空漏綻

強陪奉

莊家人與妓筵 不飲酒人伴醉漢 對上官說葛藤話 與蕃使接談

佯不會

對尊官饒碁 問新到僕妾手藝 初到官舊來事體 新僉民兵問方氣

旁不忿

村漢有錢 俗夫有好妻 見初學人及第 無才識人作好官 善人被小人凌

辱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赴尊官筵席 入試遇酷暑 暑月對生客 重囚被鎖縛 妬妻
頭白相守 村裏女壻戴幘頭 小兒初入學堂 吏胥遇嚴明長官

未足信

賣物人索價說呪 和尚不喫酒肉 醉漢隔宿請客 媒人誇好兒女 吏胥小
心畏慎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敵國講和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未有嗣生男 遠地得家書 有罪遇赦 富家兒乍入贅女壻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宮人放出 重孝服闋 囚徒釋脫 不肖子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
隨任

不圖好

癩子喫豬肉 乞兒突好人 去任官放濼要錢 死囚罵法官 劫盜妄引徒伴

怕人知

流配人逃走歸 買得賊贓物 藏匿姦細人 同居私房蓄財物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說不得

啞子做夢 舉子就試偶疎脫 醫人自病 行姦被窘辱 賊被狗咬 作官處
被家人帶累 藏違禁物被盜 賊贓被人轉取去 善相撲偶輸 處子懷孕

謾不得

曹司對曉事官員 諳熟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靈利孩兒買物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賊見真贓 小官祖父名 有罪對知證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性好偷竊 好說脫空 好笑話人 愛說是非 淫慾無度 謬漢
好作文章 口吃人多說話 貪財人愛便宜 不肖子好賭博 還俗僧道舉止

婢作正室有舊態 偷食貓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善歌舞小妓 不偷食貓兒 快馬隱善 做活計女婿 會讀書兒

子 良僕妾 好書畫 有行止公人

學不得

神仙 天性敏速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能飲啖 臨事果斷

忘不得

父母教育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少年記誦書

畱不得

春雪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潮水 順風下水船 猴獠看果子 窮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勸不得

服硫黃 酒病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夫妻因婢爭鬧

悔不得

賭錢輸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作過後事發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怕不得

上陣相殺 夏月餅師 相撲漢拳踢 有罪喫棒 醜婦見舅姑 臺諫官言事

弄潮 上竿

省不得

閩人讀書 諸行市語 番人說話

蘇子瞻續纂

雜纂卷下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損齋備忘錄二卷

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爲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售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憂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闊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敘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謬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謬爲大言不核

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擠死笮橋
下出於趙深譚曦之竊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
史迥異亦曲筆也

古今說海

損齋備忘錄

說纂二十 雜纂八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今略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諡武甯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邵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宣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衛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甯河王諡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

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驤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虢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眞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諡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諡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甯王諡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甯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滎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甯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衛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轆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甯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甯侯葉昇

景川侯曹震

會甯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蘄春侯康鐸

金甯侯陳輅

西涼侯濮瓌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甯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甯河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

黔甯王沐英

郢國公馮國用

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輿

巢國公華高

蔡國公張德勝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蘄國公康茂才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甯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尙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爲善陰隲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卽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爲父母光卽孝矣墓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甯獻王封大甯公爲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甯盡握其軍

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卽公曾孫女也其大甯舊地向旣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諭錄天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爲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

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狄梁公始終爲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於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爲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爇之且難卽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陳風吹醒英雄夢

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英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撤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於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尙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謾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尙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尙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卽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

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
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
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
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
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
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爲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
名歟

尙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孰謂古文爲僞書
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
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弑則非下之
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

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尙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尙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金陵梅純一之撰

損齋備忘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復辟錄一卷

明楊暄撰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當徐有貞等奪門時暄官御史事皆目覩又嘗劾曹吉祥石亨坐譴論成於二人事蹟知之尤悉故其辨于謙王文之被誣石亨曹吉祥之恣肆皆與史合後附李賢天順日錄祝允明蘇材小纂陳循辨冤疏葉盛水東日記王瓊雙溪雜記數條蓋皆同時親與其事者故引以爲據明所述之不誣云

古今說海

復辟錄

說纂二十一 雜纂九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甯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甯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稿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輓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舞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

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尙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璉與璉英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憲名御口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

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訐亨及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

李賢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

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銷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恐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暗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

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衆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尙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材
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以得功賞要與循說鞦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

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

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鐵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尙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口機謀口口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軛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

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鏞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鏞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厮每圖危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輓陞刑部尙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

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甯張敏王驂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欒惲程南雲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督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同上

天順初上以郝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

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稿畱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軾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陽之

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
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
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不實使人
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
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
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
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
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
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
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天順
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
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
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

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卽從之

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彙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

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遼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旣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尙書馬昂懷甯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遼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遼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尙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今持刀者同予尋尙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鏜領官

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甯卽進本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尙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

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況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旣爲吉祥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己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靖難功臣錄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此書而闕其卷數此本爲明嘉靖中魯藩宗人富灑編入明朝典故者祇此一卷未知爲完書否也所載姚廣孝李友直譚淵朱能張玉武勝顧成李彬孫巖陳珪劉中孚徐忠薛祿陳賢陳瑄吳中金忠徐增壽凡十八人後又附以封爵名數凡三十四人敘述簡略不足以資考證也

古今說海

靖難功臣錄

說纂二十一 雜纂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爲姦臣齊泰等變亂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漢州攻圍眞定九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蒙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山靈璧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太宗興靖難之師仁宗以燕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實錄今編入
歷代君鑑

姚廣孝蘇州妙智庵僧也本名道衍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兵家之學皆造

其妙洪武中詔選十高僧分侍諸王廣孝與焉因私謁文廟曰若蒙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蓋謂皇字也革除初文廟有意靖難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既而相與密謀忽承運殿鴟吻墜地上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居守運籌帷幄蓋義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師封榮國公

李友直北平布政司吏初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不爲利友直密聞於上義旅既舉遂擢用之後官至工部尙書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青苑縣人

首告布政使張昺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除右參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郭資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

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

見楊士奇撰友直墓志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眞定及鄭村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師初興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

王張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九

門撫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眞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甯戮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

平城王從上至鄭村壩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也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
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散卒號百萬來攻上親拒之王爲前鋒至白
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
敵兵盡克其寨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鐸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
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
然上得之卽遣還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
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上數匝王奮力翼上
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眞定
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進略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
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上行曰用兵未必常
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
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上撫掌歎曰爾言深合吾心
遂行至靈璧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

徐眞等三千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尸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

王

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決之威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摧遵化豫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而斬之餘不殺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隨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

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也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向具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甯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之後從攻大甯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上命王率衆馳往駐

三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逸出陣後敵圍上數匝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二十六日云後以都督同知再追封爲河間忠武王

見楊士奇

撰神道碑

武勝燕山衛千戶以驍勇著稱壩上白溝河藁城滄州夾河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爲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南總兵官既歸靖難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眞定兵敗被執以獻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京令輔仁宗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其中叵測

不可專任然公所言皆合機會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後封鎮遠侯

見楊士奇撰墓碑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穎國公征北虜累有禽獲太宗皇帝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進指揮同知攻克雄縣漢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拔永平下大甯剗壩上取廣昌明年鑿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折敵單橋擊衆藁城追奪順德略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守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封豐城侯

見倪謙所撰傳

孫巖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資糧無算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

將士登城力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郡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將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於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

後封應城伯

楊榮撰
神道碑

陳珪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九月從征雄縣取漢州擊真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攻大甯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免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年拔薊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劉中孚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糧儲辛巳差同內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真定永平大甯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

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漢州戰眞定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甯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邀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算明日戰單家橋祿馬蹶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堤靈璧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陽武侯

楊士奇撰墓碑

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漢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侯敵於海灘退敵於塔河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

仍居守於北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見楊士奇撰神道碑

吳中爲大甯都司經歷太宗師至大甯公以衆出迎上一見拔於羣衆賜衣命守會

州南兵攻城率衆却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城守

後官至少保工部尙書見楊士奇撰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前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

史後官至工部尙書楊士奇撰墓志

徐增壽中山武甯王達之次子文皇靖難之初有翊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

侯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諡忠愍初增壽兄魏國公輝祖實與齊黃之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他蓋輝祖盡忠於建文而增壽

宣力於文廟故今兩公並傳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制封奉天征討官員

都督僉事丘福爲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爲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爲中府都督同知咸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爲後府都督同知泰甯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鄭亨爲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爲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爲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聰爲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爲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爲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爲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爲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無階勳

右都督顧成爲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爲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爲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唐雲爲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巖爲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爲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彝爲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爲雲陽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劉才爲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英國公諡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諡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尙書茹璫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尙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谷府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甯爲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
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爲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甯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靖難功臣錄終

古今說海

備遺錄目錄

黃子澄	齊泰	方孝孺	練子甯	黃觀
陳迪	卓敬	戴德彝	龔泰	廖昇
陳性善	胡閏	宋徵	王叔英	鐵鉉
侯泰	巨敬	甘霖	鄒公瑾	魏公冕
景清	陳繼之	張統	曾鳳韶	茅大芳
胡子韶	黃鉞	韓永	王度	高翔
王良	廖鏞	王良	程本立	陳彥回
石撰	程通	周是修	顏瓌	高巍
張昺	王省	姚善	葛誠	俞逢辰
林嘉猷	王璉	鄭恕	鄭華	程濟
謝貴	宋忠	馬宣	朱鑑	徐輝祖

黃彥清

劉政

彭二

盧原質

葉惠仲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郭任

盧迴

毛泰

黃魁

暴昭

董庸

盧振

已上總七十人

古今說海

備遺錄引

備遺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纔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懵然者於乎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脉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爲錄而未成者予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類而粹之以爲斯錄一字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漫無可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君子於乎諸先正之淑履關於世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爲纂述如此其何以違不韙之罪也哉

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新淦張芹書於南臺公署

古今說海

備遺錄

說纂二十三 雜纂十一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湜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卽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爲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於邊以兵圍湘王於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珉王降爲庶人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賞之己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文既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

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許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尙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於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衆

兵部尙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尙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日見倚重遂與黃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翰墨而已闔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聞泰罪遂重泰以谷王漏師遁還慮遠

甯二府爲變召還京師甯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泰爲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蹤跡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甯海人父克勤爲濟甯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

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遣還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時蜀治依依於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卽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展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展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風軟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啓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既而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回乃以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卽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世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交誼甚篤景隆之帥帥北伐由公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公遂不復疑卒開門以降蓋不免於誤國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甯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尙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府通判卒於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莊甚奇

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進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礪於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間與方公孝孺等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旣渡淮靖江府長史薦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尙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嫺親被逮戍邊徼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恃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甯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尙賓池州貴池人父贅於同邑許氏從其姓公旣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於元翰林制黃公殷十天兵入大都殷十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尙書以公爲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旣渡淮公徵兵上游牽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金釧出市酒殺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爲乃東向再拜於羅汊磯湍水急迅給舟人奮櫂遂自溺焉郡人柯暹嘗爲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龔守愚於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尙書陳公

公諱迪字景道甯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尙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尙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髡於市丹山等哭曰父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休說這話一云迪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我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若是亂臣賊子□□□□□□□□□□云云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歷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

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

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甯胡閏宋徵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顧事至此吾分死矣爾齋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昇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異志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

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於吳芮祠壁間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後以薦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間建議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爲漢陽縣知縣革除初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

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公墓立石爲記

兵部尙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訴藩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

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欲誘文皇入城下閘板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尙書佐大將軍厯城侯盛鏞總天下兵北伐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問不屈而死

刑部尙書侯公

公諱秦

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爲刑部尙書靖難師起公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

甯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間爲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甯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監察御史持正不靡及文皇卽位執迷不

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為大理寺丞魏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真甯人革除間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文皇入南都清死之一云文皇既即位清

陽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挾刀圖不軌者遂驚覺明日視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之對曰欲為故主報讐耳乃用鐵帚刷其肉至

盡親屬連坐者尤衆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尙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鵷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公於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廡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三十一一年爲吏部尙書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尙書王鈍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於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間爲監察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文廟繼統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於節

副都御史茅公

公諱大芳泰州人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公以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踰年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尙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高廟重之革除間爲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

四川嘉定州榮縣人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

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革除中爲兵科給事中一云戶科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

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
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
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胡廣乃以廣易

授翰林聞靖難師起憂怛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閱之遣禮部侍郎

黃觀論祭於家 吉安志云 文廟繼統群臣多往迎附 公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腦子死非實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間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

月十日就戮 母湯氏東甌王長女也入 浣衣局弟銘鉞俱充軍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
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誓必死會命使召
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於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
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即列薪於戶
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為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
耳徙其家於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

德父德剛生公於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下賜馬正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春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爲書諭以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尙驕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爲賑濟安撫之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於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以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

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氏存既而遇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爲保甯府學訓導九載考績高廟親擢爲平江知縣明年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覈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僕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己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爲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卽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募義勇赴援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甯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甯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甯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

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闕進左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卽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此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公不爲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瓌字伯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闕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甯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遂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鉞於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既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昂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革除間爲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爲北平左布政使公察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

內官逮護衛官屬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已卯七月六日及繼統族也曷得屍還葬誅其家後上屢夢公等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公爲遊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公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縣州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

面府門再拜而去公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公
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而見也已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勤王與有勞焉
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
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迫建文君
與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策貶
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
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
人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暑布政使張昺偕三司官入問
疾見文皇四圍皆着火爐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
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建文君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
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甯海人洪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燕邸密事以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時遺錦衣千戶張安齋書許世子襲封公謀也

甯波知府王公

公諱璉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壬敎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甯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敎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啣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湜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間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縣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間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間議削諸藩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爲名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與

張昺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貫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昺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間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爲參將以備虜爲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道精銳衝敗之遂與濬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甯靖難師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閔之卹典加厚

相傳鑑與馬宣之死皆略

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衆不能悉紀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畱遺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他虞於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卽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閒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

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巡撫某地文皇卽位頒詔至不受命謀欲起兵其下皆已

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沛縣教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

自許革除己卯中應天鄉試第一

不知會授某官

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己卯七月與張昺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甯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甯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爲庚辰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

不知何所人

革除間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璿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戮死

不知爲某官

謝公諱昇

不知何所人

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鎮江丹徒人戶部侍郎

一云定遠人

盧公諱迴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附錄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御箭付禮部尙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

新淦張芹編清江敖英校

仁和後學姜南續校增

備遺錄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44B

書備遺錄後

予校斯錄竊謂臣之無貳天之制也以死殉之臣道之終也諸先正真無愧於斯矣雖其忠義令名因時或晦然方其致命也豈計不朽名哉求無愧此心而已抑其純剛正氣充養完粹一臨大節毅然不易固自有烈烈不可奪者是宜流光史冊表揚名節究厥由來我

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功亦不致湮沒謹攷其遺事一二僅存君子莫不贊之若鳳毛麟角矣誰忍棄之噫後之讀此者豈僅隕英雄之淚於編簡而已哉

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清江敖英拜誌

古今說海 說纂癸集 備遺錄書後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北京崇文門內船板胡同
集成圖書
電話總局五百八十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
集成圖書

經售處

各埠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